

藍星阮玲玉與英茵故事補述

王紹齋

中外雜誌連載作家莫珍莉的「銀海藍星錄」，生動翔實。惟關於阮玲玉及英茵二人尚有需要補正之處，因筆者與阮玲玉及英茵二人的男方均屬朋友，知之較詳。

阮玲玉的先生唐季珊，為廣東香山望族，是早年曾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的宗姪，也是上海富商，經營著名的華榮公司，做茶葉外銷生意。唐季珊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，與俞鴻鈞先生係先後同學，他係吳鐵城的晚輩，呼鐵老為阿叔。鐵老任上海市長時，宴請外賓有時邀唐季珊參加，因此我與唐相識。唐季珊溫文儒雅，談吐不俗，彬彬有禮，係一文弱書生型人物，更屬多情種子，絕非一般玩弄女性、喜新厭舊之流。他早年與張織雲結婚，場面浩大，地點在上海著名的大華飯店。不料張織雲被唐季珊捧紅後，不安於室，終於離異。唐季珊因此忿忿不平，決心要另捧一女星與張織雲抗衡。適阮玲玉與張文達貌合神離之際，張文達正失業，阮玲玉經人介紹與唐季珊相識後，唐季珊與阮玲玉、張文達三方取得協議，由唐季珊出資讓阮玲玉與張文達離婚，並由唐季珊負責介紹張文達在港某影戲院任經理之職。之後，唐季珊與阮玲玉正式同居，阮母及阮女均由唐季珊供養。不久阮玲玉果然被捧得大紅特紅，成為上海紅星之一，本可安居樂業，不料張文達由香港來到上海，向唐季珊索。阮玲玉具有廣東人的個性，頗重情義，因張文達之需索

，覺得對不起唐季珊，只有一死以絕張文達這個後患。唐季珊因阮玲玉之死，悲傷逾恆，對於阮母及其女仍照樣供養，足見唐季珊對阮玲玉的情深義重耳。

阮玲玉面型姣美，身體健壯，誠如馮夷君另文所云，近看有些白麻子，因我與唐季珊在交際場中相遇時，唐季珊必邀我與阮玲玉共舞，看得很清楚。阮女外柔內剛，對朋友非常客氣，絕無大明星的架勢，不料結果如此，殊堪惋惜！唐季珊自阮玲玉死後，久未結婚，過了幾年之後，曾與一上海名妓某某老五同居，不久又分離。來臺以後，又曾與一女作家同居，不久亦分離，旋即離世。唐季珊一生與名女人脫不了關係，實屬風流人物，但始終未獲得美人歡心，其中奧秘，實非局外人所可得知。

英茵的愛人平祖仁，曾與我有同窗之誼。平祖仁當年是江蘇省政府駐滬代表，並非隸屬於戴笠的軍統局組織，與上海除奸事亦無關連，因平祖仁在蘇北組織游擊隊頗有成效，敵偽對平祖仁恨之入骨。平祖仁辦事膽大而不心細，上海陷敵以後，他經常借法租界金神父路附近的朱姓友人家中會客，朱君係早年留法學生，與法租界當局人士頗有交誼。我曾警告平祖仁不要在固定地方會客，平未注意防範。後來平祖仁知道我的汽車要出賣，他很想買，囑我借他試用幾天。我告訴平祖仁：我的汽車牌照是一六〇（租界）及四

六〇（華界），極易被人注意，因此我已久不坐了。他也不提高警覺，不料就在借用我的汽車期間，被人開鎗射擊，幸我的駕駛機警，未被擊中。事件發生之後，法租界一查是我的車號，於是電話我家查詢詳情，我恰好不在家，由我看家的工友答覆，告知我久未坐此車，係借與朋友用了，法租界當局便未再追查。當年南京撤出軍警數萬人在法租界集中營，他們每月給養都由我負責付給，因此法租界對我的安全極為注意。

平祖仁與英茵的戀情，起初我並不知道，那時我曾組織了一話劇團，名為曉風劇社，假上海新光大戲院演出，後因預演武則天一劇，導演建議：演武則天的人選以英茵最為理想，我曾數度與英茵面談接觸，都未得到確切的答覆。那時英茵正與平祖仁熱戀之中，我知悉他們的戀情以後，決定另覓適當人選，旋即找到夏霞小姐代替。後來夏霞小姐演武則天非常成功，演出三星期之久，轟動一時，因而引起共黨所主持的劇團的妬忌，製造種種的謠言破壞，我曾聘請大律師登報警告。旋因我離滬赴港，劇團亦即結束，因此我損失了萬餘元，劇社遺存的佈景、衣物、道具等，悉數送給了金廷蓀的黃金大戲院。此事說來話長，容另文敘述。我離滬不久，即聞平祖仁被捕，英茵曾極力援救平祖仁未果，平祖仁被害以後，英茵竟以身殉，烽火佳人，亂世鴛鴦，至今傳為美談。